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十五至十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于時和

謄録進士臣黄嵩齡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十五

宋 褚伯秀 撰

内篇大宗師第二

古之眞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虚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滀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謷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悗乎忘其言也

以刑為體以禮為翼以知為時以德為循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

郭註真人與物同宜非朋黨也下之而無不上若不足而不承也常遊於獨而非固守曠然無懐乃至於實暢然和適故似喜也動靜行止常居必然之極不以物傷已而無所趨也至人無厲與世同行故若厲

也謷乎未可制高放而自得連乎其好閉綿邈深遠也刑者治之體而非我為禮者世自行而非我制知者時之動而非我當德者彼所循而非我作以刑為體者任治之自殺雖殺而寛以禮為翼者順世之所行故無不行夫高下相受不可逆之流小大相君不得已之勢承百流之會居師人之極者任時世之知委必然之事付之天下而已矣丘者性之本物各足以本付羣德之自循斯與有足者至於本也本至而

理盡矣

呂註真人與我有義而非朋盛德若不足而不承也先聖嘗嘆觚不觚真人之觚觚矣與世推移非堅而不能自舉者也其道瀰滿六合而未始有物然而居其實者也邴之言炳受而喜之崔亦猶推廹而後動滀乎進我色而容物也與乎止我德不失己也人之所畏不可不畏則厲乎似世猶可制也謷乎大哉則不可制也連乎好閉不與物通故悗乎忘其言也此

皆言其似而不可以狀求也仁者於殺則矜之以其愛之也不仁者於殺則快之以其惡之也真人無所愛惡則其殺也豈不綽乎哉此則見其所體矣克己復禮則視聽言動莫非禮也用之為翼以行於世而已入於不古不今則豈有時哉物採而後有知是其不得已於事也以德如軌轍之可循則有足者皆可與之至於丘也丘者中高之地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凡此皆用吾真而已何勤行之有哉

林註真人與物宜而不為黨心若不足而其道首出萬物之上老子云後其身而身先若不足而不承也與者自適觚者獨立而人皆可入故曰不堅其道舒張雖虛而不華也喜則其色炳煥崔則廹而後動進其色而不藏止於德而常静夫惟進我德故厲乎其似世夫惟止我德故謷乎未可制終則退藏於密連乎好閉悗乎忘言而至矣以刑為體者其殺如秋冬理之當然雖殺而綽然有餘也禮者德之華所以行

於外有翼之象以知為時者因時之自然不得已於事也丘者地之高有足者皆可至以德為循亦猶是也此皆真人出而與人同者亦何嘗經心哉

祥道註其狀義而不朋不可得而親踈若不足而不承不可得而貴賤觚而不堅行雖弗圓而非固守虛而不華文雖不實而非滅質邴乎其似喜暢然自適也崔乎不得已迫而後應也滀乎進我色畜精於内發神於外也與乎止我德利用於外不蕩乎内也厲

乎㸃乎連乎三者至為去為也悅乎其言至言去言也真人之道至於去為去言者以刑禮知德為本而已矣經中多以山喻道丘喻德貌姑射之山隱岔音粉之丘具茨之山崑崙之丘是也真人之道用之不勤而人真以為勤行者是覩萬物之衆而疑天地雕斵之勞也

碧虛註人之容狀非有朋黨也復能謙冲若愚卑而不受觚而不堅虛而不華邴乎似喜崔乎不得已言

其虚曠悦懌應物有節也滀乎與乎言其温顔教育
厲乎警乎則聽厲而仰高也連乎好閉悗乎忘言此
真人之道不可測識者也而刑禮知德治世之具必
有以體翼時循之刑不寛則失治體禮不興則化不
行知不明則事留滯以德循禮然後能行於道也土
高曰丘人物之所歸聚有足言能行者皆可至也真
人無為自合天理世人見其成功則以為勤行者也
趙註與物宜而非黨周而不比也中不足則外物易

入此無所入實若虛也觚有稜角易與物忤堅而不觚則觚不觚矣虛而不華大而非夸也邴乎崔乎外洋洋見於顏色中實迫而後動也濇乎進我色安安而能遷與乎止我德和而不流也厲乎似世有人之形無人之情也謷乎未可制廣矣大矣物莫禦也連乎好閉無關鍵而不可開悗乎忘言默而成之也刑禮知德不得已而應世之道也以刑為體象刑惟明藏於不用也以禮為翼知和而和必以禮節之也以知

爲時動靜不失其時也以德爲循言與有足者至於
丘丘山也有足人也與之者無足也特寓形骸象耳
目人見其不行而自至真以爲有足也
鬳齋云義而不朋中立不倚也慊然若不足而不自
甲承觚德之隅也觚而不堅有德之隅而無圭角也
張乎舒暢貌虚者有若無不華實也邴乎似喜不喜
崔下也處事應物有不得已之意滀乎充悦貌其生
色也睟然見於面故自進我色與乎自得之貌進我

德吉祥止止也望之厲然與世人同而其中實有崔乎不得已之意謷乎未可制不屈於世也連乎宻也好閉不欲開口方其未言似不欲言及其既言亦若不言故悗乎其忘言也兩句一意以刑為體雖殺而綽綽乎無忤我心也以禮為翼行於世而狥俗也時乎用知是不得已而應事也循天德之自然而無所容力譬人登丘山有足行者皆自至不必謂勤勞而後至也

此言真人之狀者其心善淵而不可測姑即其形似者論之義而不朋與物宜而非黨也若不足而不承自卑之人尊之也在衆人則宜物必黨不足必承矣觚而不堅廉而不劌也虛而不華實若虛也邴乎崔乎則言其情似喜於濟人利物又似乎不得已蓋無心之應斯真應也滀乎進我色睟然見於面人喜即之也與乎止我德愛人也以德人亦樂得之此皆言其德容之盛有以化物厲乎難

釋崔本作廣乎言德量廣無不包足以容斯世所以謷乎大哉獨成其天也連乎其好閉莫見其根門若是則真人之道不容聲矣禮刑知德皆先王治世之具行乎自然與民宜之德則循之而皆可至於高循謂安而行之非必勤勞而可得也陳碧虛照文如海張君房校本喜色世下三乎字並作也與上下句協似亦有理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

其一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為真人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况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為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况其真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相忘而化其道

郭註常無心而順彼故好惡善惡與彼無二無有不一者天也彼彼而我我人也真人同天人齊彼我曠

然無不一冥然無不任知死生者命之極非妄然也真人在晝得晝在夜得夜以死生為晝夜豈有所不得今人有所不得而憂慮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卓者獨化之謂人之所因者天天之所生者獨化人以天為父晝夜寒暑皆安之而不敢惡況卓爾獨化於玄冥之境又安得不任之哉真者不假於物自然不可違豈直君命而已故證以涸魚之喻與其不足而相愛豈若有餘而相忘夫非譽皆生於不足至足者

忘善惡遺死生與變化為一又安知堯桀之所在邪

呂註夫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異故其好之者美與善也而美善出於此不好之者惡與不善而惡與不善亦出於此則好與不好一也一猶水之湛然者其不一猶水之波流亦水而已知此則非獨止而後止也然有一有不一者其一與天為徒退藏於密也不一與人為徒吉凶與民同患也莫之致而致者命莫之為而為者天死生之相為夜旦出於命與天則

人之有所不得與此物之情也吾何為哀樂於其間哉以天為吾之所自生身猶愛之況生之所自生其為父也卓矣獨不愛之乎苟惟知其卓者而愛之則生無足忻明矣人特以有君為愈乎己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苟知其真者而聽之則死無足距明矣性命之源涸處乎人偽之陸而呴濡以仁義之濕沫不若相忘於道術之江湖而不知死生聚散也蓋悅生惡死者情無死無生者道譽堯非桀亦情而已知兩

忘非譽而化其道則所以忘死生者未始不同也

林註此言刑禮知德皆真也故復明好與不好寘爲一致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則一與不一復爲一矣天人齊等無有高下豈復有一與不一之相勝哉死生之理命也陰陽之常天也真人任其自然在晝得晝在夜得夜以死生爲晝夜豈有所不得與然猶有患慮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卓者天地之祖真者萬物之母物自天生以天爲父樂從而不敢違况天之

祖乎以君為勝乎己猶以身死難況萬物之母乎涸魚濡沫不若相忘於江湖以喻大道之世物各逍遥鷄犬相聞民不往來及至後世道散朴離跂踶為仁蹩躠為義父子兄弟懐情相欺始思所以治之譽堯非桀紛争無已不若相忘於自然也

陳祥道註一者無迹於天下卓然獨立塊然獨處天得之以清地得之以寧侯王得之以為天下正是以古之得道者始於致一中於抱一終於反一此真人

所以無適而非一也萬物本一而不一者物之私意寓夫一者則知物之私意亦一而已故入而一則與天為徒出而不一則與人為徒與天為徒而不失人與人為徒而不廢天則一與不一復為一矣夜者旦之藏死者生之始觀夜旦之不足係則死生豈足恤哉故真人無情於生死而生死與之偕則夫人之有所不得與偕者物之情也人知以天為父以君為尊而不知所謂卓者尤當愛真者尤當守也至仁無親

則有恩以相生養者不足於仁也至知無知則有情以相非譽者不足於知也江湖譬道之廣大故言道者多以水喻之

碧虛註得與猶相與人之不能一好惡同天人齊彼我者皆物情之所係也彼唯知尊愛天命而未識保其妙道唯知死節事君而不知外身脩真魚失水則相濡沫適江湖則忘矣人昧理則相非譽得此道則化矣

趙註好之也一弗好之也一好惡在人我則無好惡也天則無好惡人自有好惡耳何勝負之有知夜旦相代天之所爲死生相代命之所爲通乎晝夜之道則知死生之說人而不知此理則悅生惡死情皆然也子之所以孝其父者以父爲天也而在己之天不知愛可乎臣之所以忠其君者雖死不顧而真君之所存不知尊可乎魚處陸而思水人處亂而思治皆不免悅生惡死之情相忘江湖相忘道術則生死一

理何喜何懼哉

鬳齋云一自然也造化也好惡之異同皆不出乎造化之外故一與不一皆一也人能同好惡則知天故與天為徒以好惡為異則知人而已故與人為徒真人無好惡異同無分乎天人但任自然而已涸魚之相濡沫喻人處世有為相忘於江湖喻體道無為也譽堯非桀一句是其獨見自得處無桀亦無堯無譽亦無毁兩忘而付之自然是化之以道也

此論真人好惡出於至公亦猶無好惡也故好亦一弗好亦一其一也一不一亦一其一與天為徒本乎自然無所不一也其不一與人為徒或出使自然不純乎一也以道觀之一與不一亦一而已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亦何相勝之有蓋恐世人泥夫迹不一而失其理之大同故又喻以人之生死猶天之有夜旦凡戴天履地者俱不免而有所不得與知者皆物情蔽之耳若攝情歸性混合天

人則可以與知死生之理猶夜旦之常而不足芥蔕也人以天為父而猶尊愛之況已之卓然者乎君愈乎已而身猶死之況已之至真者乎此又直指道體以示人人能反求其卓然至真者則知吾之生死乃一念之起滅一氣之往來耳儻不明此則失其所以生何異魚之處陸而呴濡以濕沫視相忘於江湖為何如哉

南華自謂吾為是論亦無異與譽堯非桀未能相

忘而化其道葢欲人忘言而以心契之又所以掃其迹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十五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十六

宋 褚伯秀 撰

内篇大宗師第三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眛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逃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

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為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夭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

郭註形生老死皆我也故形為我載生為我勞老為我佚死為我息四者雖變未始非我我奚惜哉死生皆命也無善則已有善則生不獨善吾死亦善也言生死變化之不可逃故又舉無逃之極然後明以必

變之符將任之而無係也夫有力之大莫大於變化
揭天地以趨新負山嶽以舍故故不暫停忽已涉新
則天地萬物無時不移世皆新矣而自以為故舟山
日易而視之若前交一臂而失之皆在冥冥中去矣
故向者之我非復今我我與今俱往豈常守故哉不
知與化為體而思藏之使不化雖至深至固無以禁
其日變也無所藏而任之則體天地合變化索所遯
而不得此乃常物之大情非一曲之小意也人形是

萬化中之一遇耳豈特人形可喜而餘物無樂邪聖人遊於變化之塗放於日新之流萬物萬化與之萬化化者無極與之無極誰得遯之哉夫自均於百年之內不善少而否老猶足以師於人況玄同萬物與化為體其為天下所樂不亦宜乎

呂註大塊之於我固無情也苟為善吾生則善吾死必矣吾何悦惡哉物無大小心存則存心亡則亡苟為非道未有存而不去者故藏舟藏山於壑澤可謂

固矣吾心一移則忽然失之夜半玄極之時有物於

此徙而藏之玄極之處非有力者能若是乎夫藏小

大得宜而猶有所遯以有涯之生藏無窮之宇宙而

欲其無遯豈常物之情哉天下者萬物之所一得所

一而藏於所一則彼有力者雖欲負之而走將安之

哉非真知不足以與此

林註大塊造物之名於形言載於生言勞老則無能

為而自佚死則不期息而自息真人無佚無息此特

為勞生者言耳夫能善吾生之理則死亦善矣生而不能充其善死何望於善乎舟取其浮而能移山取其止而不動夜半喻㝠理無迹有力者指造化負之而走言其推移也夫形隨化遷物豈守故俯仰之間已渉萬變世人操必化之器託不停之運為化所遷不自知也故莊子有舟山壑澤之喻唯物物而不物於物者造化所不能移也鬻熊曰運轉無已天地密易疇覺之哉與此意同若夫藏天下於天下則無所

藏而都任之索所遯而不得此常物之大情合於性命之理而與化為一也夫以無生無死之性託於有變化之形亦萬化之一遇耳何獨喜之有形有生不出百年而使其形者固無終始所遇何極其樂可勝計邪聖人之所遊者藏天下於天下之道故無所不存也善夭善老善始善終雖未忘生死亦能盡性故可為人師法而況至命而能物物萬物之所係一化之所待者乎

祥道註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載我勞我為可惡矣
而人悦之佚我息我為可樂矣而人惡之此無他無
道以善之也道善吾生乃所以善吾死其生若浮其
死若休吾之在我任其所存而不使負趨之在彼豈
私其藏以固其所有善其形以矜其所遇哉夫藏舟
於壑藏小也藏山於澤藏大也夜半非可見也有力
非可禦也舟之於山動止雖殊而為有力者所負趨
則一然則人之於化將為靜以藏之與將為動以藏

之與化非動靜所能免孰若藏天下於天下曠然與
化為一邪常物之大情莫不與化為一特累於物而
淪於小者而已聖人遊於物之所不得遯故不係於
物而物物之所係不待於化而化之所待也
碧虛註大塊元氣也我者靈物之稱靈物本無生老
死於何而有由其有形也則是我本不載為有形故
我本不勞為有生故我本不佚為有老故我本不息
為有死故觀此道之善能生物則必亦善能死物矣

今且以樂天為善吾生知命為善吾死又何咎焉夜半有力者隂陽不測之神負之而走造化不停之謂也且藏物者寧無術而物將逃也曷能禁之然物不在藏理有不遷者庸詎知之乎夫飛不知沉則沉藏矣此不知彼則彼藏矣是謂自藏非物藏也此常物之大情而非假借達人以宇宙為一室則失天下之有矣非藏而何天下者動植萬類之總名所謂藏者密移而不覺也夢為鳥而厲天夢為魚而沒淵所化

無極樂亦無極何獨遇人形而喜之乎物之所不得遯者造化也聖人遊於無心無化之途則物皆存矣人之傚傚徒美其迹至一無迹萬化所宗有善有待皆非懸解也

趙註生為行人死為歸人生必有死行必有歸造物之所以善吾生善吾死者在此安乎自然而已舟壑山澤是藏小大有宜陰有以轉移之而不自覺也言有形終有變遷若藏天下於天下則上下四方古往

今來須臾不能離又安得而遯哉形色即天性天性即形色常物之大情言人與物理皆然也夫具百骸而為人猶喜悅之況使其形者乎聖人知圜形世間不逃乎數與之為無方所以皆存也夭老始終處得其善人猶效之況運於無形而能形此形者乃萬物所係一化所待善之善者也可不尊之乎物有萬而化則一一者此也

鬳齋云藏舟藏山夜半負走之喻言人之為計雖至

深密而有不得自由者藏天下於天下則付之自然
無所遯矣萬物之真實處常如此人皆以有形自喜
而不知人之一身千變萬化萬物皆備於我其樂可
勝計哉聖人遊心自然無得無喪故曰遊於物之所
不得遯而皆存善夭善老善始善終造物能此人猶
效法之況道乎萬物所係一化所待只是說道其立
言一節高一節此莊子筆勢蓋如此
大塊本以言地據此經意則指造物載我以形猶

云以形載我百骸具而神乘之盖不得不載也勞我以生者起居飲食痛痒寒温皆所以役我盖不得不勞也佚我以老者血氣既衰形體日耄志慮日消盖不得不佚也息我以死者氣竭神逝四大各離偃然寢於巨室盖不得不息也由是知世人當生而憂死皆妄情耳但於其生也思所以善吾生凡傷生悖理損人害物者不必為則吾之死也惡得而不善盖生吾者造物而善吾者我也其生

其死何有異哉藏舟藏山喻人處造化中而欲逃造化之遷變不可得也凡天下之物有藏必有遯則不存矣唯其無所藏故物不得遯而皆存物不得遯而皆存之處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是也得是而遊焉任其無心之遇曠然達觀無往不存此藏天下於天下之道也雖出機入機生化萬變見其日新耳物安所遯哉世人執於私見往往認物以為已有謂舟山為不遯之物壑澤為可藏之

地形質有不化之方不悟夫寘樞潛運寸晷不停物與地者與形俱化而不自知也然則欲超遯化將有道乎曰無藏無執心與天遊欲求見在猶不可得又惡知所謂遯化哉善夭善老諸本皆然唯

陳碧虛照張君房校本作善少善老於義為優

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

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太山黄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宫禺强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説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郭註無情之情無為也常無之情無形也古今傳而

宅之莫能受而有之咸得自容莫見其壯未有天地
自古固存明無者不得有而無也豈能生神哉不神
鬼帝而鬼帝自神不生天地而天地自生故知神之
果不足以神而不神則神也夫道在高無高在深無
深在久無久在老無老無所不在而所在皆無也上
下無不格不可以高卑稱內外無不至不可以表裏
名與化推移不得言久終始常無不得謂老也自狶
韋氏得之以挈天地至騎箕尾而比列星道不可得

此言得之明其自得耳生之難也猶獨化而自得既得其生又何患生之不得而為之哉為之則傷其生矣

呂註耳目得之而視聽手足得之而運動豈不有情乎寒暑得之而往來萬物得之而生育豈不有信乎然求其為之者不可得是無形也或不言而喻或目擊而存是可傳也而莫得而有之不可受也以心契之脗然而合是可得也而莫得其眹不可見也萬物

之生未嘗無本根而此則自本自根萬物因天地而後有此則未有天地自古固存鬼帝得我以神我則不神雖鬼帝猶無靈響也天地得我以生我則不生雖今日猶為太極也高深言其形久老言其時我則無形無時所以道隱無名也古之聖人雖隱顯不同未有不得道而為聖者非特狶韋氏至於傅說而已道為天下母自天而下未有不得道而立者非特維斗日月而已此非人情所能測然亦不過得道者能

之此其所以為大宗師歟

林註情為性命之情信者其中有信莫之為而常自然陰陽之所不能役也道有情於萬物故物生而不違然成功而未嘗有為應物而未嘗有形也夫可傳可受者未離乎物可得可見者未離乎色傳無所傳故不可受得無所得故不可見輪扁之子不能受之於父也象罔求珠可得而不可見也靜曰復命自本自根也各歸其根自根也自古以固存能存存而不變也

神之在人為鬼神之在天為帝聖人之死曰神言其死無異乎生也凡人之死曰鬼言其生無異乎死也然則盡人之神吾先乎天地矣老子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故在髙為無髙在深為無深在生為不生在老為不老也自狶韋氏至傅說總論得道之人意與老子昔之得一章相類太易者未見氣太初者氣之始未見氣為父則養者母也斗為天之綱維堪坏神名馮夷水神肩吾山神禺強北海神名西王母以

至於傳說皆古之得道者其事不可盡考當以心求之無泥其迹也

祥道註感而遂通有情也有情故有信寂然不動無為也無為故無形齊物論云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又曰有情而無形道其可易知邪唯其如此故可傳之於心而不可受可得之以性而不可見以其傳無所傳得無所得故也其厚則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其用則神鬼神帝生天生地上下無常存

非可以高深言也變化無常體非可以久老言也神鬼神帝則道者神之父也生天生地則道者神之母也自豨韋氏以至傅說言古之得道者或升于天或蟠于山或潛于淵而皆能全其不亡之壽不測之神此所以為大宗師之妙也

碧虛註常善救物有情也感而遂通有信也有情而無為有信而無形所以可傳不可受可得不可見也鬼為陰主帝為陽君陰陽之所以不測者為其有神

也天地之所以生生者為其有道也道之高深久老固不可以心思言議而無所不在焉老君自天地谷神萬物侯王而言得一漆園自狶韋氏傳說皆言得之斯又忘其一矣是以道之通變千聖莫窮也

趙註有情有信可得而名言無為無形不可得而名言可傳而不可受有情有信而實無可受者可得而不可見無為無形而實無可見者鬼之所能靈帝之所以能主宰者皆以此而神也此下申言道之功用

其義甚明不待詳釋

鬳齋云前段不說道字到此方提起道字說大宗師也情信皆實也無為無下手處無形無方體也可傳不可受可得不可見唯造道者知之關尹子一章發得傳授字甚明自本自根厚其始也未有天地此道固存是曰無極而太極鬼者造化之迹帝者天之主宰鬼帝之所以能神者此道為之天地亦因道而後有是曰太極生兩儀故不知其高深久老也自狶韋

氏以至傳說言皆得道而後能如此也

自篇首叙真人之道道生之理至此則又論道之體及上古得道之人以證之語雖奇異理實明白諸觧論之詳矣其間神鬼神帝之語尤為弔詭輙陳管見附于條末云鬼帝即陰陽自本自根無形而神者也運動而生天地可名可道有形而神者也其為體也無在無不在無為無不為又何高深久老之足議哉竊詳此義本於道德經玄牝之門

是謂天地根玄牝亦陰陽異名能知玄牝之門則知鬼帝之説神則處陰陽之中而互為體用是謂無方不測之妙也信能知夫生天地者則我生之所自來不期知而知矣既知所自來則其去也有眹然乎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十六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十七

宋 褚伯秀 撰

內篇大宗師第四

南伯子葵問乎女偊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

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也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也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為攖寧攖寧也者攖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

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郭注外猶遺也物者朝夕所須切己難忘外生則都遺之也遺生則所遇即安豁然無滯見幾而作斯朝徹也忘先後為見獨無古今與獨俱也係生故有死惡死故有生無係無惡則無死無生矣任其將迎故無不將迎任其毀成故無不毀成夫與物冥者物縈亦縈未始不寧縈而任之莫不曲成也自聞之副墨

以至玄冥玄冥者所以名無而非無又推寄於參寥

玄之又玄也自然之理有積習而成者故七重而後

及無之名九重而後疑無是始也

吕註人聞道則憂患不能入所以年長而色穉有聖

人之道者得其大本大宗有聖人之才者能以是道

推之天下國家也卜梁倚有其才而無其道故守而

告之由粗以至精已外天下而後外物外物而後外

生外生而後朝徹言沈冥於有身自省至是徹而為

旦也見獨者彼是各得其偶無古無今參萬歳而一成純也不死不生則死者我殺之而我未嘗死生者我生之而我未嘗生將迎成毁雖皆攖之而我未嘗殆故名曰攖寧攖寧者攖而後成者也道以體之為正則文墨所論者乃其副也洛誦謂綿洛貫穿而誦之子孫者言道之所生在乎此也瞻明見理之明聶許蹈而行之也需役需物而使之於謳詠歌以樂之也自副墨至瞻明學而有所見自聶許至於謳行而

至於樂然皆未足以為道之體玄冥則無見無知參寥則無亦不立疑其為始而莫知其為始乃其所以始也

林註道者命之配才者性之能有聖人之才已盡性矣有聖人之道則至命也言聖人之才非無道也出而濟世所主者才也言聖人之道非無才也入而無為所主者道也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引之而入於無為似亦易矣猶守而告之三日然後外天下七

日而後外物九日而後外生天下與物忘之猶易生者人所難忘外生則不生而能生生是為道之極致夜氣存而朝亦徹之然後能見獨獨者離陰陽而無偶見非目之所及也無古無今非世變所推不死不生則至於命矣命物而不命於物能殺生者也物物而不物於物能生生者也其為物也亦强名故任物之將迎成毀也夫物為物所攖則動亂而不寧唯道則攖而後成也副墨翰墨貳本洛者出書之地誦者

記習之也瞻明有見而明理聶許附耳而相許也需
役有待而行於謳見於詠歌玄者妙之體冥者明之
藏參者一所以絕有二所以絕無寥者空寂之名而
後疑無是始也製此九名以喻聞道必有漸也
陳祥道註物者身之累故外物而後能外生生者道
之累故外生而後能朝徹蓋夜氣不亡故朝而能徹
道無與偶故所見者獨合古今為一時通死生為一
貫則無將無迎無成無毀純氣不虧於內萬物莫攖

其外而色若孺子不足怪也彼生之徒則殺生矣而殺生者不死彼殺之徒則生生矣而生生者不生其為物也往者無不將來者無不迎成者無不毀毀者無不成此以攖而成者也

碧虛註有聖人之才質必資聖人之妙用蘊聖人之妙用必資聖人之才質若守朴不變未可言其備守而告之謂其可傳也外天下則知土苴之可遺外物明緒餘之不足顧外生者悟喑醷（音憶）之虛幻朝徹者

獨見曉焉見獨視道無匹也無古無今通萬世也不生不死復於宗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謂戮貪生之賊者身存進益生之妄者速死也物縈而已寧隨成不能傾副墨教典也洛誦習讀也見理曰瞻明耳告曰聶許需役則待用於謳則詠歌玄冥謂幽漠參寥謂造極疑始則莫知其未始有始也

趙註外天下外物外生三者同一外但由粗而精耳既能外生困不洞照所謂朝徹也朝徹則所見者卓

所見者卓則古今常存古今常存尚何生死之有列子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正明此理自將自迎自毁自成一任乎物之自然而無不將迎無不毁成未甞不與物接也櫻寧者人為此語所縈絆忽有所悟衆理皆解是攖而後成也子葵又問何從而聞斯語副墨書也洛誦言也也瞻明視也也聶許聽也需役行也於謳歌也玄冥黙會參寥求之於遠也疑始意其有初皆寓言也

鬳齋云道與才俱全五帝三王之外伊尹周公孔子而已三日七日九日不必强鮮但言一節高一節耳朝徹者胸中朗然如平旦澄清之氣見獨者自見而人不見也無古今則無死生矣殺生不死生生不生言雖殺之而不為死生之而不為生也無將迎成毁即是自然而然也雖攖擾汩亂之中而其定者常在是攖而後成也因言而後書之簡策則墨之副也苍絡而續誦之依文而讀背文而誦猶子生孫也後文

同前解謂道從讀書而後有得做出許多名字到了歸之造物玄冥有氣之始參寥無名之始疑始又是無始之始蓋言道雖得之於文字實吾性天之所自有者也

道者所以建中立極啟迪人心才者所以開物成務恢規創業聖人以天下為心任教化之重於斯二者蓋不可偏廢焉權夫二者之重輕則寧處道而有餘無或流於才勝所以女偊之化卜梁猶守

而告之恐才之障道而難入也始外天下特遺其粗外物遺其在彼者外生遺其在我者在我猶遺則無所不忘矣朝徹明物之所未明見獨覩物之所不覩無古今則時不可拘無死生則形不能定以死為虐則不能殺生以生為恩則不能生物矣唯其無將無迎無成無毀所以無不將無不迎無不成無不毀也其名為攖寧郭氏攖同縈今定如字人處世間日與物接罕有不攖拂其心者衆人

則攖之而亂聖人則攖之而寧攖之而亂道之所以喪攖之而寧道之所以成也亦猶常應常靜之義但立言頗奇後文副墨至疑始諸解備悉茲不復贅

子祀子輿子犂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

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於心閒而無事跰躚而鑑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拘也子祀曰汝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

吾又何惡焉

郭註體化合變則無往而不因無因而不可當所遇之時世謂之得順任而去世謂之失安時處順謂之懸解一不能自解則衆物共結之能解則無所不解也天不能無晝夜我安得無死生而惡之哉

吕註曲僂發背至句贅指天言病之拘攣而可惡此特陰陽之氣有沴耳其心閒而無事是以雖跰𨇤而不害於鑑井鑑井者反照於性之譬又將以予為此

拘拘若厭其生而以發子祀之問浸假而化者凡三而子之所體者則一此所謂萬化而未始有極也予何惡哉以無有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神則轉之者也故以尻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生之來不能知則得者時也其去不能禦則失者順也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則無所懸此所以為解也若非時而求當順而逆則是物有結之而不能自解者也來不能卻去不可禦則知物不勝天矣吾何為

惡之哉

林註四人皆知道之士能以無有生死為一體遂與為友自曲僂至指天言子輿之病狀人受陰陽之氣而生今有此疾是二氣災沴之所致然形雖有疾心閑無事跰躚鑒井歸之造物欲顯物理故寄茲嗟嘆耳夫身屬造物則隨陰陽之變浸假而化臂為雞為彈子因而求時夜鴞炙浸假而化尻為輪神為馬予因乘之而不辭蓋隨化而安何所違哉有生死則有

得失得非我得係乎時而已失非我失順乎理而已此所謂懸解有生則懸無生則解也子輿謂使我如此者天也天者物之所不能勝吾何惡哉

祥道註首與脊尻高下不同而同於幻形無與生死去來不同而同於幻事此所謂死生存亡一體者也左陽主生故左臂言為雞右陰主殺故右臂言為彈得為可樂而安之不為樂所動失為可哀而處之不為哀所遷有哀樂之謂懸無哀樂則懸解也夫水性

非凝也凝而為冰則水失其所融土性非立也立而為墉則土失其所安人性之結於物亦猶是也要在解之以復其本而已

碧虚註以七尺之軀即太空之體無有死生存亡而一貫之也莫逆於心逆則非有矣左臂為雞因而求司晨右臂為彈因而求鴞炙尻柔陰以喻輪神强陽以況馬予因乘之而遊豈更駕哉死生猶外之而況哀樂乎得其變則乘時而動失其化則委順而靜

此乃達觀明脫者也其不能自解者為死生變化之所結縛也

趙註子輿舉化雞化彈輪馬之喻因而求時夜鴞炙乘之而遊固無是理但借以明浸假化而為異物不過順物所宜而已何容心哉縣者為形繫累解者吾今而後知免也

鬳齋云首脊尻只是首尾始終人自無而有既有有而後有生死也偉哉已下皆言其病狀使我為此拘

拘者造物也浸假一段最竒言假使造物漸漸化予之身以為他物吾將因而用之此即順造化而無好惡之意是雖寓言亦自有理懸解者心無所係着不能自釋者有物結之萬物豈能勝自然之理哉

按此四人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與之為友與庚桑楚篇始無有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尻孰知無有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為友義同諸解

論之詳矣下文郭氏從有沴為句餘鮮因之音義載崔氏本從其心為句閑而無事屬下文亦自有理人之圓形天地間已為造物所拘而今所病攣拳若此是又為形所拘也雖隂陽之氣有沴於外而心閑無事跰𨇤鑑井始嘆為形所拘似亦未能忘情終安於天所賦則亦何惡之有假使化予之臂為雞彈因而求雞彈之實假使化予尻神為輪馬因而求輪馬之用既入化機當隨所遇而任之

其可拒邪得者時失者順即是適來夫子時適去夫子順也此所謂懸解懸則係於造物解則造物不得以係之矣而不能自解者物有以結之唯順自然之理而不忻不距可以解此結縛故曰物不勝天也

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犂往問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將奚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子

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為鏌鋣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今以天地為大爐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蘧然覺

郭註死生猶寤寐耳於理當寐不願人驚將化而死

無為恒之自古或有違父母之命未有能違陰陽之變者也當死非所禁橫有不聽之心適為悍逆以速其死非死之罪也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理常俱也人耳人耳唯願為人也金之踊躍世知不祥生非故為時自生耳矜而有之不亦妄乎人知金之有係為不祥明已之無異於金則所係之情可鮮寤寐自若而不以死生累心也

呂註鼠蟲人之所甚賤而氣形之散為肝與臂又其

所惡者也於斯時也問以所賤所惡盖以孝子來之所安知陰陽之於人不翅父母而聽之知大塊之息我以死而善之則安用問其奚以汝為奚以汝適邪夫躍治之金人必以為不祥人之願為人也亦然今一以天地造化為爐冶則鼠肝蟲臂無往而不可吾何容心哉成然寐遽然覺言死生之際若寤寐之從容不為之變也

林註鼠肝蟲臂物之微小者與齊物論蛇蚹蜩翼義

同言造化之變無窮人所不能知也子之於父唯命之從而不敢違人受命於陰陽奚翅父母死生變化亦聽之而已或為鼠肝或為蟲臂隨所遇而安彼造化者近吾死安敢拒捍苟或拒之罪在於子彼何罪哉

祥道註鼠肝怒之存乎內者也蟲臂怒之見乎外者也人生天地間欲捍陰陽之命而莫之聽何異乎鼠肝蟲臂乎陰陽之於人不翅於父母而不可不從也

以身譬治金不可以踊躍而必為鏌鋣凡以明其無喜怒於生死耳

碧虛註道在屎溺而況於鼠肝蟲臂乎世之違尊親之命者謂之不孝則逆變化之理者豈曰順道邪造化近吾死若不聽而抵捍者是自悖其天真於化何罪譬夫大冶鑄金範猶不可違化豈得逆哉成然寐交則寐遽然形開則覺交開之形雖殊寂寞之性一也

趙註奚以汝為奚以汝適言無所用汝也將化為鼠肝蟲臂之微不可知也鑄金為劒唯大冶之所為犯形為人唯化工之所命為鼠肝為蟲臂吾又安能知之哉成然寐全歸之義蘧然覺蘇醒之義也

鬳齋云鼠肝蟲臂言物之至小者便是趙州云火燒過後成一株茅葦之論唯命之從不聽則捍即前段物不勝天之意鑄金之喻亦奇絕賈誼陰陽為炭萬物為銅自此中出成然寐蘧然覺以生為寐以死為

覺却下六字如此結上一段奇文真奇筆也

古之所謂友者唯其莫逆於平日故能規正其將死當子來妻子環泣之際叱之使避無驚其化則異於常人之所為矣又語以人處世間萬物之一而所謂人者不知其幾億萬計則何以汝為此又釋其滯念而開其曠懷也鼠肝蟲臂言生之至微而不足道者設使造物所命亦安之而已其可距乎於此有以見灼知生死之理則無適而非樂無

時而不安推其緒餘足以濟朋友之危鮮世俗之感豈小補哉大塊載我以形至善吾死也重舉前文以證蓋慮常人之情畏死而不得免則預為他生之計毫釐係念萬刼縈纒譬夫躍冶之金亦秖以異而鏌鋣不可必得矣是以至人以天地為爐造化為冶萬化無極吾與之無極何必曰人耳人耳而憂其不得邪又况於鼠乎蟲乎肝乎臂乎觀古人之所以自處者若此則豈生死所能拘盖以

生為寐死為覺故也以死為覺則何時而非覺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十八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漋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進士臣黄嵩齡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十八

宋 褚伯秀 撰

內篇大宗師第五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閒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

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顔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使汝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為附贅縣疣以死為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

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

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郭註體天地冥變化者雖手足五藏未嘗相與而百節同和相與於無相與也未嘗相為而表裏俱濟相為於無相為也若乃役心志以恤手足運股肱以營五藏則相為愈篤而内外愈困矣能忘其生則無不忘隨變任化何所窮極相視而笑莫逆於心明至親而無愛念之情也人哭亦哭俗内之迹臨尸而歌方外之志夫知禮意者必遊外以經内守母以存子若

乃矜乎名聲牽乎情制則孝不任誠慈不任實父子
兄弟懷情相期豈禮之大意哉夫理有至極內外相
冥未有極遊外之致而不冥於內者也弔者方內之
事施於外方則陋矣以生為附贅懸疣氣之時聚非
所樂也以死為決疣潰癰氣之自散非所惜也死生
代謝未始有極故不知勝負之所在聚散變化皆異
物也所假雖異共成一體故忘肝膽遺耳目任理而
直往五藏猶忘何物足識哉其所以覩示衆人者皆

其塵垢耳夫遊外者依内離人者合俗故有天下者無以天下為也雖為世桎梏但與汝共之明已常自在外也人之與魚所造雖異其於由無事以得事自方外以共内然後養給而生定莫不皆然各自足而相忘也能遊外以㝠内任萬物之自然使天性各足而帝王道成斯乃畸於人而侔於天也以自然言之則人無小大以人理言之則侔於天者可謂君子矣

呂註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歸根復命之處也登天則遂於大明之上遊霧則入於杳冥之門故撓挑無極無所終窮彼以反真為樂則臨尸而歌乃所宜也先王制禮使人平好惡而復人道之正則以反真為樂者豈非禮意哉遊方之外則與天為徒故以死為樂而不足哀遊方之內則與人為徒故以死為哀而無敢樂若三人者與之為徒而樂其死則倍死忘生者衆矣無三人者則綢繆於死生之間而不

能鮮亦至人之所哀也内外之志不同此所以不相及孔子使子貢往弔欲其知禮意不出乎性命之情而天下之妙理有不在禮法之間也遊乎天地之一氣則非陰非陽以生為附贅懸疣則以生為喪而侈之以死為決疣潰癰則以死為反而樂之也假於異物託以同體則非以為實肝膽耳目忘而遺之則反覆終始不知端倪又安能為世俗之禮哉孔子以為已則遊方之内而盛稱方外之高子貢疑其雖遊方

内而所依者或不在此盖所遊者迹而所依者心也

天之戮民言天刑之不可解若孔子則體性抱神以

遊世俗安有所依足以累其心哉是以遊方内而不

必出安天刑而不必解也此非吾所獨與汝共之又

引魚以喻人穿池而養給不必大水也無事而生定

不必方外也相忘江湖則非特穿池而已相忘道術

則非特無事而已畸人侔天所以外而不内也天之

小人人之君子則謹於禮法而不知性命之情者是

也

林註有相與之道無相與之事有相為之心無相為之迹登天遊霧致虛極也撓挑者究轉於造化之表相忘以生者不戀生無所終窮未嘗死也編曲織簾也而已反真我猶為人所以發猗嘆之聲子貢怪而發問二人以子貢不知禮意所以相視而笑也脩已德行無有禮法外忘形骸俱同死生其道難測無以命之孔子曰彼遊方域之外者子遊方域之内者方

外禮之意方內禮之文內外勢殊則不相及矣與造物者為人則造化不足擬其用遊乎天地之一氣則天地不足以極其壽附贅懸疣者氣之聚決疣潰癰者氣之散異物者生死變化同體者六骸耳目異物既為假同體豈其真哉遺內忘外莫知終始言其與化為一也孔子拘於仁義禮法故以為桎梏亦猶天刑之不可觧也盖不得不然故云與汝共之子貢見三人者不耦於人道者求似於天道則侔於天者以天

言之為君子侔於人者以天言之則小人也聖人能
天能人混同萬物又何畸人侔天之有哉
祥道註形者造化之所為命者造化之所賦不能順
形則於拘拘不無惡不能順命則於喘喘不無怛子
祀順形子來順命二者雖殊其於以無為首以生為
脊以死為尻一也然而順形未能忘形順命未能忘
命若子桑三友登天遊霧撓挑無極此忘形也臨尸
而歌顏色不變此忘命也忘形故忘其肝膽遺其耳

目忘命故反覆終始不知端倪此方外者之所為若夫孔子則居方内而不辭安天戮而不避無事而生定不必方外而後樂猶魚之穿池養給不必江湖而後安以道觀之孰知小人之非君子君子之非小人邪然則君子小人以畸侔於天人者言之彼三人者特賢於天之小人而已聖人混同物我無往不適又何區區於畸人侔天乎

碧虛註無相與者自與無相為者自為自與則自治

自為則無為此所以為相忘友登天遊霧高蹈絶塵也事撓而挑去漠然無際故能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也編次歌曲鼓琴相和非為桑戶也欲嗟警衆人耳哭泣躃踊禮之文安生順死禮之意修行無有不見踐言之迹無以命之未知其為君子乎方外者妙意方內者粗迹彼數子者方將與化俱而遊乎太空同混茫而不二以生死為水漚之生滅豈天雨之固為哉假合五行之異物託乎造化之一體隨形體故忘

肝膽黜聰明故遺耳目出自空無入於空洞涵世莫染自得安外之趣安能為繁偽之禮以示衆人哉達人以自依為務而以依聖迹為戮辱故雖聖賢趣異而應物不別也魚得水則相忘於波瀾人得道則相忘於行路由其穿池而各養無事而全生也順天然則忘禮法修禮法則失天然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失天然者也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修禮法者也能兩全者其為孟孫才乎

趙註相與於無相與以至無所終窮此姑射神人之道也前章但能齊死生此則有不生不死者焉子反琴張鼓琴歌和以反真為樂而笑子貢之不知禮意孔子知其道之所存發明忘肝膽遺耳目之妙子貢因問夫子將依方外邪方内邪孔子謂我與汝皆桎梏於禮法是天刑之不可觧也穿池而養給求安乎水也無事而生定求安乎道也魚不離乎水人不離乎道遊方之内也相忘於江湖相忘於道術遊方之

外也畸人者與人不耦而與天合矣天道則真人道
則偽此其所以異也
鬳齋云相與以無心相為於無為登天遊霧撓挑無
極即遊乎萬物之表相忘以生無所終窮即不忘所
始不求所終也往待事猶助原壤沐槨之類編曲織
箔也反真即復初禮意猶云禮之本也此或謂莊子
寓言按禮記載原壤狸首之歌則知自古以來有此
離世絕俗之人不待學道而後有也脩行無有言無

德行與造物為人即是與造物為友遊乎天地之一氣言遊乎物之初贅疣疣癰喻此身為天地間長物必决之潰之而後快即勞生息死之意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即地水火風假合為身之論反覆終始不知端倪則彷徨逍遥何所不適哉子貢問夫子所依者方内邪方外邪天之戮民即天刑不可解故不得為方外之人與汝共之者欲與之言方外之樂也穿池而養亦足自給言得水不拘多少得道則隨其分量

以為生畸人獨異之人故合於天天以為君子則人以為小人人以為君子則天以為小人矣莊子之所謂君子有譏侮聖賢之意蓋謂禮樂法度皆非出於自然必剖斗折衡使民不爭而後為天之君子也亦憤世疾邪而有此過高之論

相與於無相與淡以成交也相為於無相為靜以成德也登天遊霧則飛行無所拘相忘以生則不知有身世逍遥物外何所終窮哉一笑莫逆則神

交心契目擊道存非後世薄俗當面論心背面笑之比也子桑戶死孔子使子貢往待事則桑戶之為人可知二友鼓琴相和以反真為樂則其旨趣亦不凡矣子貢習乎禮文宜其怪而見問蓋禮意所在唯遊方外者知之且夫子非不知此也使子貢往觀而發其所問欲有以誨之耳與造化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則陰陽之變不得以二之故以生為贅疣聽其懸附死為疢癰終於潰決惡知

先後之所在哉假四大而為身混內外而兼忘反覆終始不知端倪此其所以為大宗師之道也子貢復問夫子何方之依夫子謂予以仁義禮樂化人乃桎梏於造物者與汝共之言舉不逃乎此也魚藉水而活人藉道而生安乎水者穿池足以給安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此喻遊方內者亦安於方內而已至於相忘江湖道術之間喻遊方之外非世禮所拘故處死生之變從容而不怛也子貢聞

方外之風離世絶俗遂問畸人答以畸於人者侔於天言其違俗必合道也由是知天之小人乃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即天之小人也兩句只是一句

明畸侔之不同天人之各異也

顔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戚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處喪葢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

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為物以待其所不
知之化巳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巳
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且彼有駭形而無損
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
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
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没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
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
化乃入於寥天一

郭註夫盡死生之理應内外之宜者動而以天行非知之匹也簡擇死生而不得其異若春秋冬夏四時行耳無所不安與化為一猶忘所知於當今豈待所知而預憂哉已化而生焉知未生之時方化而死焉知已死之後今在夢中自以為覺則無以明覺之非夢生之非死也死生覺夢不知所在當其所遇無不自得何為在此而憂彼邪以變化為形之駭動不以損累其心以形變為旦宅日新其情不以為死夫常

覺者無往而有逆故人哭亦哭自是其所宜也死生變化吾皆吾之玄同内外與化日新豈知吾之所在夢爲鳥夢爲魚無往而不自得死生之變亦無時而足惜也所造皆適故不及笑排者推移之謂禮哭必哀獻笑必樂哀樂存懐則不能與適推移矣今孟孫常適安於推排與化俱往故乃入於寂寥而與天爲一也

吕註夫惟知其未始有物則不見有内外死生之異

奚必遊方之外以死為樂至於臨尸而歌邪是以居喪哭泣與人同而不為哀戚所累則與人異故寓之孟孫氏以明至至者不離乎世俗之同生猶是死猶是哭泣猶是雖簡之而不得彼三子者雖不知死生存亡之所在而以生為喪以死為反則未為不知所以生所以死也以反真為樂為人為歎則未為不就先不就後也孟孫氏不知所以生所以死則生無所喪死無所反也不就先不就後則死無足樂生無足

歟也非特如是而若化為物者固待其所不知之化而彼亦不知也葢方將化惡知不化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則吾今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彼有人之形故有駭形而心不動故無損心死生猶夜旦故有旦宅無人之情故無情死此孟孫氏所以特覺也夫唯知此故人哭非哭無涕不哀是自其所以乃而不足怪也且汝方夢為鳥為魚亦不知其夢則今之所言為覺為夢殊未可知以明孟孫氏則忘吾而特覺者也適

所以笑適而造之非自適也故不及笑笑所以排笑而獻之非樂笑也故不及排排者排遣憂愁而去之則孟孫之忘死生亦不可造而獻也安排則非有為而排之去化則知其不可禦而順之寥則不礙天則不人一則不二道盡乎此矣

疑獨註凡人知生而不知死孟孫氏知人之所不知故曰進於知矣夫安生安死何簡擇之有孟孫所簡者道不知死生之異而避就之也化者來不可却去

不可追忘而待之理至則應唯化所不能移者在生而達死之理故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有係於世皆夢也及其既覺死生不能累况世俗之禮乎彼孟孫氏當其母死見人駭亦駭而心不損旦屬陽生也形以喻宅凡人以情狥形故情形俱死至人知形非吾有視為旦宅故形有死而情不死孟孫脫塵獨悟故曰特覺也說文乃氣象出之難言孟孫哭不出於本心因人哭而哭之此所以為

難也吾生吾死無往非吾夢為烏夢為魚隨所遇而安之不知今之説者覺而説乎夢而説乎蓋未達死生之理雖覺亦在夢中及其既覺更無覺夢也偶然而適適非常而强為適故不至於笑心不樂而為人笑此獻笑也排者推移造化之理唯無所不適者適而及於笑樂然後笑者笑而及於排故至人安其推移忘其變化入於寥寥而與天為一也

祥道註孟孫之善喪者道也顔回責之者情也孟孫

唯簡之而不得則所簡而取者道而已又安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夫狗於形而累於生者常人之情有駭形而無損心則不以形為狗有旦宅而無情死則不以生為累如此則順其在彼者而無所逆故人哭亦哭安其在已者而無所憂故哭而不哀也夫適生於所安笑發於所樂強為適則不至於笑為人笑則不能排而去之孟孫之心未嘗哀樂特因人哭亦哭造而猒之之謂也其不至於哀宜矣安其推移而無損

心去其變化而無情死乃入於寥遠而與天為一也

陳碧虛註哭泣居喪事死之禮無涕不哀達死之道此能盡行而進於知者也以死生為一條故莫可簡雖簡畧死生而未能簡畧哭泣也夫有所避就者常情今之有身者化物既為化物從其所化今將化也安知死入空寥而不再為人哉今將不化也安知生居短景而交臂已失哉形隨化遷故有駭形心同空寥故無損心形乃神之傳舍今旦居之則修治明旦

遷徙為棄物唯達者隨變而常生故無情死也說文乃象氣出之難謂忘哀戚而哭泣之不易也生亦吾死亦吾故曰相與吾之至人無已何處不吾夢為魚鳥而厲天沒淵亦猶是也人之迷惑生死覺夢久矣不識居長景者無覺夢超象外者無生死也夫造作適樂不及笑之自然陳獻笑容不及推排之無著蓋孫氏安於推排不但去化乃入於寥寥之天混冥而不二也

趙註孟孫才母死不哀而以善喪之名蓋魯國夫子謂孟孫盡生死之理造致知之域然不得不居喪不得不哭泣所謂簡之而不得也然不戚不哀則已有所簡矣不知所以生死先後言孝於其母事生事死一也若化為物謂彼既化為異物矣其所不知者不生不化也又豈待其所不知者與之俱化而後已邪化者形也不化者非形其化不化惡能相知哉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所謂有人之形無人

之情也夫子謂回吾與汝未覺者也孟孫氏已覺者也人哭亦哭不知其然乃旦也言旦為生夜為死世人認生以為我而不知為夜之旦也吾所謂吾者亘古今而常存夢為魚鳥不知夢也今之言夢有以異於夢乎造適者無入而不自得故不及笑獻笑者觸機而喜故不及排安於造物之推排而離於生生化化之域乃造於高遠而與天為徒也

鬳齋云進於知者言進而知於道也簡之而不得謂

居喪之禮哭泣之事猶欲簡去而不得雖欲簡不得而所為已甚簡矣不知所以生死先後即反覆終始不知端倪順造化而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言聽其自然又安知將化已化與不化哉彼知道而我怪之是我之夢未覺也形有老少之變雖可駭異心閑無事故無損心旦生也宅居也死生猶夜旦知生之所居者暫則死非實死故曰無情死特覺人哭亦哭言隨衆耳此是欲簡而不得處是自其所以乃言其

自得之妙欲簡而不得乃隨衆以哭也且今之相與
既以我而怪之又安知我之所謂我果何如邪此莊
子鼓舞其文觀者當别具一隻眼夢鳥夢魚只是前
篇化蝶之意今之言者其覺其夢即周夢為蝶與蝶
夢為周與意有所適有時而不及笑者適之甚也因
物而笑是物獻笑於我出於自然何待安排世間萬
事窮達得喪皆已排定我但安其所排隨化而去乃
可入於寥天一寥天一只是造化做成名字如此

前章子祀子輿子犂子來相與為友子輿形病而心無事子來將死而神不懾達理而順化者也次章子桑户死二友編曲鼓琴相和而歌忘形而樂化者也至此章居母喪也欲簡之而不得故哭無涕而心不哀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又惡知以躃踊哭泣而為禮哉大意明死生之不足畏使人安而順之樂而忘之生者不至摧毁死者免於驚怛神遊所至其樂融融則所栖託必不入暴戾之

軀矣請觀蜩蟬蜻蝶之化其理可推將化未化凝然寂然罔知彼我之分殊潛候天地之氣應則蜕甲于此而化形於彼矣方其化也或誤為他物所觸則恚怒而變為惡類心變於内形移於外蓋有以感召之夫化雖由於造物亦有以見物之自造也其機可不謹哉心之所適為造適造適則真樂内全又不在乎笑而後樂因物而笑為獻笑獻笑則出於勉强不及推排之自然物之窮通係於造

化之推排人之哀樂係於推排之所遇能安於推排順於去化乃入於寥遠合乎自然天人混融無二道矣此言孟孫氏明數達變順化忘情一以死生為夜旦姑寓覺夢於其閒何足以係哀樂邪或問孟孫氏情忘死生心無哀戚達則達矣然施之於母喪薄親悖禮得不為名教罪人乎曰彼方外之士所以報親者以實不以文蓋有在乎隂功密行觧胎散結而極乎全神超化之妙豈屑屑為世

俗之禮哉昔孔子之友原壤母死登木而歌則尤甚焉者孔子過之若不聞亦卒不加責此遊方內外之辨禮教文質之殊非達觀不足以語此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十八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十九

宋 褚伯秀 撰

内篇大宗師第六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為軹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遥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

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顔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黄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黄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乗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畧吾師乎吾師乎䪢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為巧此所遊已

郭註黥以仁義劓以是非言其以形教自虧不能遊

自得之場意而不敢求涉中道願遊其藩籬而已許
由不然之意而謂天下之物未必皆自成亦有須治
煅而為器者故無莊據梁黃帝皆聞道而後亡其所
務此寄言以遣云為之累夫率然直往者自然也往
而傷性性傷而能改亦自然也庸詎知我之自然當
不息黥補劓而乘可成之道以隨夫子邪盤澤萬物
皆自爾耳亦無愛惡於其間安所寄其仁義故見其
日新而非巧也遊於無為師於無師而已矣

呂註道之大通遥蕩恣睢轉徙之塗是也無莊自美而累於美據梁恃力而累於力黄帝嘗齋心服形以復乎無知則其始不能無用知也鑪所以鎔鑄錘所以煆煉言三人之亡其累非天性無之亦在於鎔鑄煆煉之間則安知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補我劓使我乘其成心以隨先生之無為邪夫甕澤萬物長於上古刻雕衆形此吾之所遊而以為師者也予欲息黥而補劓亦以是為師而已

林註躬服仁義所以盡性明言是非所以窮理堯方內之治天下者故其告意而若此許由謂堯既黥汝以仁義劓汝以是非矣汝來何為遥蕩逺泛恣睢轉徙往來自適貌意而既悟為仁義是非之所拘而不能出今願遊於道之藩籬而許由以育瞽喻之意而心願受教故舉三子之亡其美力知者皆在鑪錘之間人之所以至於道亦由學耳詎知造物者不息補我黥劓使乘其所成之道以隨先生邪許由謂物皆

自造我與汝俱不可知冥之而已吾師乎指道而言整
碎萬物而不為義與亡國而不失人心意同葢萬物
皆自然仁義之名將誰寄哉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言
道之至久也覆載天地道之體刻雕衆形道之用凡
吾之所遊者如此而已
祥道註古之論道者再變而及仁義八變而及是非
仁義者道之散是非又仁義之薄則仁義之害猶黥
汝是非之害猶劓汝也亡其知則無知甚於失美與

力者矣許由謂仁義是非之所育替者不足以見道意而謂美力知者冶煅而去之皆可以入道則前之所虧者在補息後之所成者在訓導耳故虀碎萬物非戾之也澤及萬世非愛之也長上古而不老則其變日新雕衆形而非巧則其用日藏非遊於仁義是非之表者能如是乎

碧虛註以聖迹為刑戮於何遊夫縱散自得無係之場夫知力美者禀受所有斯難去者皆因聞道而亡

失此言聖賢情性猶假煆煉而成况中下之才乎今
雖為聖迹所虧豈知造物者不有息補乎且性之虛
靈黥劓何損今乘此成全之性以隨先生之後又何
猜嫌夫道師未嘗有仁義之名今汝拈黥劓之詬得
不怪哉若光景都亡始可遊道之區域矣
趙註由謂意而尭既以仁義是非黥劓汝之身無復
有彷徨逍遥之樂矣意而願遊其藩由以盲瞽告之
意而方悟仁義是非存於胸中果足以害道也於是

引美力知為喻言一經大治怡然理解安知我之黙
不息劓不補邪吾師乎言吾所師之道吾所謂仁義
非予之仁義也陰慘而萬物殺非義也陽舒而萬物
生非仁也範圍曲成非巧也吾道如是而已當於此
而遊之
鬳齋云遥蕩放蕩恣睢縱横轉徙變動也盲瞽之喻
謂汝無資質不足以聞道意而謂去故習而自悟在
轉移之間願乘自然之理以事先生由嘆未可知言

未必汝能如此也吾師乎已下方說出本篇大宗師

蓋無為而為自然而然我無容心故不得以仁義名

之也易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亦此意長於上

古三句皆形容自然之道遊心於自然則見天地與

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吾之所遊者如此而已矣

許由一於無為兼忘天下者也堯不免於有為兼

濟天下者也兼忘則已逸而天下化兼濟則已勞

而天下逸聖人一出一處而有方內方外之分所

異者迹所同者心也躬服仁義明言是非方内之學也遥蕩恣睢轉徙之塗方外之遊也意而為方内禮教黥涅殘劓之餘而聞言心悟願舍方内而遊方外志亦可嘉然由末之許意而遂引三子天稟殊絶猶聞道而化則吾之此來也亦在陶鎔錘鍊之間耳夫學道者所以求復其初保其全而勿傷也既黥既劓而望造物之息補不亦難乎信能明夫物之自造則所謂黥劓者亦在乎自息自

補造物何與焉意而謂儻黥可息而劓可補吾將復為全人乘此成全之機以隨先生之後而進乎道未晚也人患過不知改迷不思復意而悟昨非而今是亦可謂善復者矣人之所師者道吾師乎指道而言也下四句發明大宗師之道超仁義而貫古今蓋出於無為之為不化之化豈世間技巧所能及哉遊謂徜徉自得於其間無適而非逍遥也故經中不一言之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郭註顏子以損之為益而夫子謂仁者兼愛之迹義者成物之功愛之非仁仁迹行焉成之非義義功見

焉存夫仁義不足以知愛利之由無心故忘之可也但忘功迹猶未玄達禮者形體之用樂者樂生之具忘其具未若忘其所以具坐忘者既忘其迹又忘其所以迹內不覺其一身外不知有天地然後曠然與化為體而無不同也無物不同則未嘗不適故無好惡同於化者唯化所適故無常也

呂註人之為人也久矣其悟道雖在一言之頃而復於無物非一日之積也回聞心齋而未始有回則悟

道於一言其忘仁義禮樂以至於坐忘則非一日之積也同則物視其所一故無好化則未始有極也故無常同於大通則同於化而已矣

林註忘仁義而進於忘禮樂猶未離乎封域則有物也又進而至於無物則肢體於是乎墮聰明於是乎黜離形去知同乎大通此其至也盖墮黜猶出乎勉强離去則自然矣同乎大通與物爲一也好惡起於不同同則無好惡命萬物之謂化化則無常也言回

能與物為一與化為同子亦願從其後葢孔子謙辭也

祥道註枝海以為百川則見川不見海合百川以歸海則見海不見川道海也仁義禮樂百川也回得道而忘仁義禮樂是覩海而忘百川然猶未忘道也至於離形而忘物去知而忘心宴然無所係累則道果安在哉與我兼忘而已此回之所以賢也義近禮仁近樂故忘義而後忘禮忘仁而後忘樂葢回之忘有

所不忘而其益有所謂損不忘其所忘以歸於誠忘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損非造坐忘之妙何足以與此

碧虛註顏子之益謂損外益內也愛物之謂仁利物之謂義愛利屬乎外忘之則可於道則未也禮者體之威儀樂者心之冲和心體係乎內忘之則可於道則未也坐忘者無時而不忘墮肢體謂即應而忘黜聰明謂即照而忘即應而忘離形去知也即照而忘

同乎大通也體同太空則無好惡心同造化則無斷常矣

趙註仁義禮樂君子不可一日去顔子心融乎理則四者之名不立而忘之矣墮肢體離形也黜聰明去智也同於大通則與道為一矣夫子之意盖謂好惡兩損常變俱泯是所謂同是所謂化汝果能是吾將汝師意其未必然也曰墮黜曰離去未免於有心亦不得謂之忘也

鬳齋云坐忘之説乃莊子借顔子之名以形容造道之妙益矣言有所得也先忘仁義而後忘禮樂猶外天下而後外萬物至於坐忘則有無俱遣四肢耳目皆不自知而同於大通之道也與道為一則化化則無所往而生其心矣

仁義本乎心心致虚則忘之易禮樂由乎習習既久則忘之難顔子於斯二者既已坐忘則亦能人之所難能也而夫子猶以為未盖欲進之而造夫

道之極於此有以見鑄顏之意他人至是則望崖而反矣顏子又從而進坐忘之妙夫子乃驚駭反問訝其得之之速也回告以離形去知同於大通必由忘已而後忘物斯為坐忘矣夫不知所以同而同是為大通之道豈好同而同之哉猶大化之運頃刻不停人處其中與之俱運幼蒙長慧壯勞老逸其間出處動靜興廢變遷亦何常之有蓋非欲化而求化也物理自然古今一致唯得道者我欲

不化忘之而已此二句乃夫子印證坐忘一段公案欲人求同於異安化為常寘形於忘合道於虛則至矣盡矣人而信能無以外習滑湛然之真則夫坐忘者亦學道分內事夫子推之為賢葢所以奬成之而誘進其徒云耳

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

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弗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郭註此二人相為於無相為者也今裹飯而往食之亦天理自爾非相為而後往也子桑鼓琴哀歌求其為之者而不得言物皆自然無為之者也

吕註莊子論大宗師而卒之以孟孫才顏回以為孔子之徒體性抱神以遊世俗而後為至也然恐學者

以子桑之徒為不及孟孫氏子輿之徒為不及子桑於是復合而論之其言則皆至於命而安之之辭諸子之迹雖不同以道為大宗師而至於命則一也

林註子桑忘形遺生故當其病也不以病為病一歸之命而已不任其聲以病而力微故舉詩如此其趣也父母至親天地至公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則亦命焉耳萬化咸歸於一命此道之極也

碧虛註寒與之衣飢與之食猶魚之相濡以沫非矯

情也不任其聲憊也趨舉其詩不成章曲貧病之極求其為之者而不得卒歸之於命任命則無不達矣鬳齋云不任其聲無力而聲微也趨舉其詩情隘而辭蹙也父母豈欲吾貧天地豈私貧我語最精絶求其為之者不得而歸之命蓋謂自然之理在天地之上命即自然之理是所謂大宗師也看莊子此篇高於列子力命篇矣

趙註子桑固窮安命與夫子厄於陳蔡而絃歌不輟

顔子居陋巷而樂不改意同

古之所謂友者道義相資成德就業急難相濟生死不渝者也觀子輿之於子桑無愧於交道矣霖雨而憂其病知子桑之貧也裹飯而往食之知子桑之饑也入門聞歌而驚問恐子桑困窮而怨尤失其操守也子桑謂父母豈欲吾貧天地豈私貧我可謂達人高論非困窮所能戹也第以為至此極猶未能忘情於其間既而歸諸命則能以理勝

而處之有道使子輿之所以忘言也

南華用以結大宗師之旨即西銘所謂貧賤憂戚玉汝於成蓋非磨礪之久涵養之極不足以大任故也學道君子宜深體之

民物之衆主之者君學徒之衆訓之者師天生聖賢作之君師所以建隆治體恢拓化源使人知道德之可尊性命所當究君臣父子無失其倫天下國家同歸于治者也然而正心誠意之本傳道授業之微非

師無以任其為道也至矣宗師則為學者所主而尊之之稱冠之以大猶云衆父父也首論知天知人明義命以立其本以知之所知養知之所不知則以人合天知出於不知是知之盛也故繼以真人真知寢不夢而覺無憂出不訢而入不距虛而不華悅乎忘言誠若無為也而刑禮知德治世之具寔有以體翼之而至極乎内聖外王之道者也夫人之愛其父忠其君而身猶死之況其卓然至真者乎真之可貴有

尊於君父之命而世俗罔知徒從事乎呴濡濕沫不若相忘於江湖之為愈也大塊載形佚老息死此造物之善吾形也而人多貪生畏死故設藏舟藏山之喻以破其惑凡有形有生理無不遯雖壑澤深固猶不免乎變遷有以見造物者無形而有力也以有限之軀藏無窮之宇宙惡保其不遯哉唯能藏天下於天下斯無遯矣是乃聖人所遊一化所待生天生地萬化而未始有極者何特遇人之形而竊喜之乎長

上古而不為老登雲天而處玄宮皆真人之妙用大宗師體之以為本民物學徒倚之以為命者也女偊之無古無今則死生不得係之矣祀來之莫逆相友則物我不得間之矣故左雞右彈神馬尻輪聽造物之化隨所遇而安古之所謂懸解也曾何蟲臂鼠肝之足較而妄啟躍冶之疑邪子反琴張弦歌而弔桑戶以涉世為勞反真為幸此遊方之外異乎世俗者方且與造物為人則壽夭窮通不足盡其變天地寒

暑不得拘其體矣孟孫氏有駭形而無損心猶夢為魚鳥而厲天沒淵安於一時之化豈以形間而異情哉昔者南華夢為蝴蝶亦猶是也而今之所言為覺為夢唯超乎覺夢者知之顔子墮體黜聰坐忘造極傳心理窟繼統聖門原夫出藍之青實為師者善化之力也至於子桑鼓琴若歌若哭求其為之者不得卒歸之於命有大宗師之道而不得行於時故是篇終於子桑之安命真人巳得道則超乎命世累不得係

之大宗師主乎弘道覺民然而命有窮達或行或止此係乎時而道無益損焉所謂真知則究極天人暢達性命而無疑者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以處巳而言命物之化而守其宗則以宰物而言處巳之命子桑是也宰物之命其唯大宗師乎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十九